

# 淡墨烟云话“白阳”

## ——兼赏陈淳绘、文徵明题《松菊图》

■安徽安庆 姚悦

书画延至明代,由于帝王的喜爱和重视,朝廷为了充实宫廷皇家的书画收藏,不惜人力物力,大量从民间各方搜罗书画名品。它与宋代体制既有相同处,又有不同处。不同的是,宋皇家直接设立了“翰林图画院”,而明并未明确设“宫廷画院”。实质上,明代宫廷虽无“画院”之名,然内部早有皇家“画院”之实。御用监下设的武英殿中书房,事实上,就是个不以“画院”命名的皇家“画院”,其内部管理的细化程度,绝不逊于两宋。“明四家”后,又相继出现了不少“画派”和名画家,这其中,以大写意风格而名震画坛的“青藤白阳”,就是最具典型的明代画派之一。

陈淳(1483—1544),字道复,后以字行,更字复甫,又号白阳山人,苏州人,明代著名画家。工诗能文,善书精画,法入宋元,师事文徵明。偶作山水,花卉,花卉(鸟)成就最为突出,是开创明代小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。人们可能要问,怎么一下“大写意”,一下又“小写意”?实际上,“青藤”,即徐渭,是“大写意”画派的一代宗师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而“白阳”,即陈淳,是“小写意”画派的一代宗师。他二人在中国写意画的创作上,贡献巨大,故被后人尊为“青藤白阳”。陈白阳是吴中名士,他的诗文词章造诣很深,其境可逼唐宋。其早

年绘画笔墨精细,工而不僵,才气超然。中年后,画风遽变,笔墨纵逸洒脱,不落矩规。山水学的是“二米”、高克恭,水墨淋漓畅快,满纸云烟缭绕,颇得氤氲之气。白阳山人不仅开创小写意花鸟画派,更丰富了文人画的内涵意境,打破了层层堆叠的繁缛构图,将“删繁就简”的笔墨,凸显更具文人画笔墨意境。石涛上人言:“得乾坤之理者,山川之质也,得笔墨之法者,山川之饰也……”那么石涛所说的非常有道理。绘画中,笔与墨都含有画家的创作思想,缺一不可,必须互用互通。

白阳山人师从文徵明,文精山水,亦善花卉,笔致清润工秀,颇具笔墨静气,学宋元,得其法,学沈周,得其静,凸显的是文人的儒雅和静气。陈淳个性与老师有相同处,也有不同处,相同处,他们都是严谨的文人画家,不同处,文氏笔墨虽有变化,艺术成就也很高,但依旧还是清润工秀、温文尔雅的艺术本色。陈淳的笔墨变化就很大,老子所说的“变则通”,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此艺术哲理的引领下,聚水墨浩然之气,在工秀笔墨的基础上,渗透水与墨的交融,让画境笔墨更为奇逸开张。难怪文徵明曾开玩笑地说:“吾道复举业师耳,渠书、画自有门径,非吾徒也。”文是名儒,胸中藏有丘壑,看到弟子的进步,心中非常高兴,此乃打趣说笑而已。大文豪王世贞在《州续稿》中说:“胜国

(元朝)以来,写花卉者无如吾吴郡,而吴郡自沈启南(周)后,无如陈道复,陆叔平(治)。”可见评价不虚。近代吴昌硕、蒲华、齐白石受白阳山人的画风影响较深,对其评价也特高。

从绘画的角度来说,大写意花鸟虽气势开张,然用笔易犯粗率,若不善驾驭,极易坠入江湖习气。古今大写意花鸟艺术成就最高者,独徐渭、潘天寿二人而已。小写意花鸟,在笔墨的驾驭上,极符合中国文人画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审美,画境散淡,内含丰富,笔致易入精微,若笔墨得法,画可入神妙之品。世传陈淳画品较多,然早期工秀细作罕见,中晚画作流传丰富,多珍藏于中外各大博物馆机构中,民间鲜见。

陈淳《松菊图》(见图),墨笔纸本,103.6×35.1厘米,大阪市立美术馆藏。画家用其精擅的小写意笔墨出之,气息散淡,风骨内存,赏后,“淡中有味”的笔墨线条,伴着股浓郁的书卷气扑鼻而来,让人回味无穷。老师文徵明有题:“归来松菊未全荒,雪干霜姿照草堂。种得秫田供酿酒,年年风雨醉重阳。”画家自题:“清霜珍众草,野菊自纷若。抚玩闾(闾)无人,风摇松子落。”甲辰初夏,道复为怀斋表弟作。这“表弟”已无从考?道复认为画得还不错,即恭请老师给题。文看到弟子所画笔墨如此雅逸,非常高兴,略一沉思,题诗以寄。一幅画,师徒合璧,也算得上一段画坛佳话了。



## 高马得:洒脱浑似鲁智深



图1 高马得赠给本文作者的《花和尚山亭买酒图》

■江苏南京 周和生

高马得(1919—2007),祖籍南京,生于赣州,成长于天津。他自学美术,初以漫画驰名,后以中国画形式描绘戏曲人物,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。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内,设有马得戏画艺术馆。

提起戏曲人物,画迷们都会想到关良、马得和韩羽。关老姓关,韩老姓韩,而年龄比关小一轮比韩大一圈,有时被人尊称为“马老”的马得却姓高。高老

个头也高,鼻唇之间蓄着一排花白的胡须,极富文人气质。

然而高老夫子的性格却异常的豪爽洒脱,本文且叙述笔者在与老人交往过程中感触颇深的两件小事:马得赠书与卖画。

先说赠书。老人一生,著述等身。新作每每出版,先生均题款钤印,持赠笔者。以先后出版的三种不同版本的《马得戏曲人物画集》为例:最早的那一本由江苏美术出版社于1984年印制,

定价才一元五角;最为不易的是1992年先生在宝岛台湾办展时,主办方为他出版的那一本。离台时,老人放弃了其他礼品,辛苦拖带了五十本画集回宁。其后,该书虽所剩无几,但先生仍惠赐笔者以存念;二十世纪末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那一本,是最使笔者不好意思笑纳的一册大型精装画集。该书由高老夫人陈汝勤老师主编,尽管每册定价飙升至近三百元,但先生的赠书豪情丝毫不减,见笔者到访,依旧大笔一挥,“和生贤弟雅正”。

再说卖画。先生开始并不卖画,所作之件谁喜欢就送谁。进入市场经济后,光送也不是办法,老人这才决定也卖些画,并把经营大权全权委托给了陈老师。每闻笔者提出购画,先生道:“你跟陈老师谈。”言毕,身子便陷进沙发中,左手托起鼻梁上的眼镜,右手将书本递到眼前阅读,全然一副与己无关的闲适状态。

陈老师经营时虽然一脸严肃,实则菩萨心肠,作品半卖半送,交易很快结

束。陈老师即刻向高老汇报成交结果,高老放下书本,用略带天津味的南京话自嘲地问道:“我的画就值这两钱呀?!”随即大手一挥说:“拿去!”笔者能藏有多幅马得佳作,真得感激老人当时的大度。

先生曾赠予笔者画件数幅,其中有幅取材于《水浒传》的戏曲故事,画件题识:“花和尚山亭买酒图。和生同志属正。丁卯二月,马得。”钤印“人生看舞台”与“马得信玺”(图1)。萧平先生于诗塘题跋曰:“山亭买酒鲁智深趣事。高马得先生以写戏曲人物著称于世,其法在简略传神、国画写意,而略参漫画手段是其特色,此即可见吾言之不谬也。”(图2)

“以酒斋僧功德大,任俺尽醉在佛家。”吟唱着剧中戏文,观赏着画中和尚令人喜爱的形象,笔者感觉马得先生就同这鲁智深一样,既有高强的本领(此处仅限于绘事),又有洒脱的情怀,难怪老太太至今仍不无感慨地说:“老头子啊,什么事都想得开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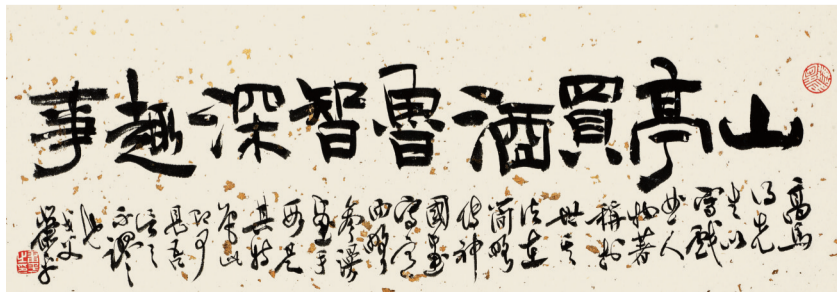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萧平题跋